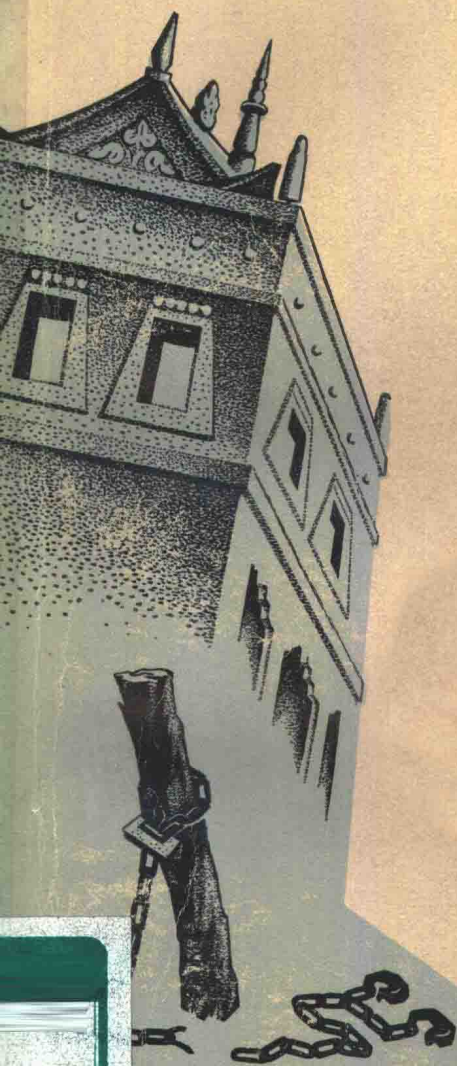


俄洛天剛亮

楊友德



俄洛天刚亮

杨友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青海高原俄洛地区的藏族人民，千百年来在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下，过着黑暗、悲惨、饥饿的生活。这部小说围绕着奴隶出身的工作团党委书记岗嘎尔展开了描写，表现了俄洛地区建立民主政权的复杂斗争。

作者依据长期在藏族地区的生活感受，创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并运用藏族特有的想象丰富而耐人寻味的民间谚语叙事抒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封面设计：郭锡能

俄洛天刚亮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3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1}{2}$

1979年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2000

书号 10019·2733

定价 0.70 元

引 子

多曲河淌满了水，岗嘎尔流干了泪。贡布仓部落的牧民们说，奴隶岗嘎尔的阿爸死了。

他阿爸，不是死在病床上，不是死在他家那顶用碎毡片片搭起的帐房里。他死在多曲河南岸的那座“鄂博山”^①山顶。

牧民们愤愤不平地说，他阿爸死得奇冤，死得悲惨，他是死在一张湿牛皮里的呵。

这件事，发生在一千九百三十二年；这件事，震动了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的俄洛地区。

俄洛，自古就是一块纯系藏族人民的居住区，也是一块水旺草肥的游牧地。

一排排雪山，是它坚不可摧的屏障；一片片森林，是它坚实、宽大的战衣；一座座草山和牧场，是牧人狩猎、游牧的乐园。这里，湖边栖息着野鸭、天鹅和各色各样不知名的水鸟；山间，奔跑着成群结队的野马、草鹿、四不象、石羊、羚羊、大头

① 鄂博山，解放前，在藏民居住区，凡设有“鄂博堆”的都叫“鄂博山”。所谓“鄂博堆”，就是用很多刻有藏文经文的青石板堆集起来的石堆，里面埋着佛像、珍珠、玛瑙等物。这里，既是祭神的地方，也是进行赌咒、发誓等迷信活动的地方。

弯羊和雪豹、猞猁、旱獭……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在那部落制度的旧俄洛，都属于千户^①、头人、牧主、活佛们所有，而奴隶和贫苦牧民们，则任谁都没有说三句话的权利，没有走三步路的自由，吃不到三拌糌粑的炒面。

一九一五年，夏末的一天，就在这块既富饶而又贫穷，既优美而又荒漠的牧业地，在冰山上的一个雪窝窝里，奴隶岗嘎尔呱呱呱地大喊着，降生在人间。

岗嘎尔阿妈，是个当了一辈子嗒娃^②人的女儿，从小，她就是俄洛地区十个大头人之一——贡布仓部落大千户丹曾嘉穆索的一个家奴。二十岁那年，这个被奴隶生活折磨得干瘦干瘦的女奴和一个名叫尕布藏的男奴相爱，怀上了岗嘎尔。不料，就在她生养的头一天，一场大祸降临了。

那天，傍晚，象往常一样，岗嘎尔阿妈，挺着个大肚子，正钻在牛群里挤奶。不防备，一头在挡绳^③上没被拴牢的调皮牦牛犊，挣脱了缰绳，小尾巴一甩，翘起后蹄，它就一头钻进老奶牛的肚皮底下，和岗嘎尔阿妈，一齐争抢起那奶牛的乳头。当时，奶牛乳下正竖着满满一桶鲜奶；那小牛犊三钻两蹿，眼看那桶鲜奶就要被它一脚踢翻了。岗嘎尔阿妈一急，连忙就提起那桶奶子，往后一躲。岂知，因为她躲避得过急，竟将半桶奶子泼在了她背后一个小管家身上。那会儿，小管家正怔怔

① 千户，凡管辖一千户牧民的，称千户。千户是大牧主，又是部落头人，即最高权力拥有者。

② 嗒娃，藏语，奴隶。

③ 挡绳，用黑牛毛拧成的拴牛的绳子。在俄洛，因牛羊圈都设在露天地里，比较贵重的牛，如奶牛、小牛，都拴在挡绳上。

地站在那里，监督着奴隶们劳动。一见奶子浚了满头满身，一气之下，小管家就象恶狼似地蹿扑了上去。不由分说，他抡起手中那杆毒蛇似的皮鞭，几下子就把岗嘎尔阿妈，抽倒在臭烘烘的牛圈里。她还手，她反抗。那小管家又从地上拾起一根柴棒，敲断了她的左臂。这当儿，岗嘎尔阿爸尕布藏正值放马归来，看到妻子被打倒在牛圈里，霎时火冒三丈，怒从心起，不容思考，他丢下马群，便纵身冲上前去，一把就夺下了那小管家手里的柴棒，猛的就朝对方的头顶抡去。然而，寡不敌众，当场，尕布藏就被丹曾嘉穆索的奴仆们，用黑刺棒打了个皮开肉绽，继而又被押进了一个阴森森的地窖。白天，放他出来和奴隶们一同放牧，或干别的杂活；到了天黑，照旧给他砸上脚镣手铐，打进那黑黝黝的人间地狱。尕布藏受了刑，被押进地窖，但并未消除掉他妻子惹来的灾祸。

第二天，那小管家逼着岗嘎尔阿妈照常出工放牧。而这天，俄洛偏偏又漫起了满天风雪。就在这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在雪山顶上，他阿妈，突然腹疼如绞，满地打滚，她要生养了。她想喊人，雪山顶上哪有个人影？她想找个草窝窝，茫茫风雪，掩盖了一切，哪株牧草不穿着冰衣雪装啊！她的身体，原本就很单薄瘦弱，昨天又被小管家打得死去活来；今天，又冒着大风雪上山放牧；此刻，她又要生养，身子骨早就支持不住了。不得已，她就躺在了一个避风的雪窝窝里，生下了岗嘎尔。

岗嘎尔呱呱地呐喊着，落在了雪地上，向人间喊出了第一声。然而，他阿妈却得了产褥热，再加上严寒风雪的侵袭和饥饿、劳累的摧残，痛嚎数声，挣扎片刻，便向人间喊出了告别的

最后一声。

小奴隶的阿妈死了。他阿爸，又在很远的一座草山上放牧。四野，风啸雪舞。冰山上，寒气阵阵。雪窝窝里的岗嘎尔呵，谁来救他？谁来救他呢？！

幸亏，在这紧要时刻，一个名叫鄂尔嘉的中年女奴，正在对面一座草山上放牧，听到岗嘎尔阿妈呼救声，跑来营救了。当时，她把岗嘎尔揣进老羊皮藏袍里，偷偷地抱回帐房。为着安全，她背着丹曾嘉穆索，又把他悄悄养大成人。为着纪念他的生母，为着这个小奴隶能够长命百岁，鄂尔嘉给他起了“岗嘎尔”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永不消化的雪山。

看不见蓝天的边际，你就去问问高空中的雄鹰吧；看不见大地的尽头，你就去问问山里的麝子吧；你若要知道人间有多少苦和罪，那么，你就来问问岗嘎尔吧！

他和天上的老鹰，一同争抢过被牧主、头人抛弃掉的死马肉；他和草原上的走兽，一块儿住过阴冷潮湿的山洞。等到丹曾嘉穆索发现了他，岗嘎尔已经是个十三岁的能放牧牛羊的尕^①娃了。可他，依然没有逃离丹曾嘉穆索的魔掌，照旧踏上了他阿妈、阿爸所走过的那条悲惨的奴隶道路。

长长的冬季三个月，丹曾嘉穆索一家人，围着暖烘烘的牛粪火，喝茶，饮酒，取暖。岗嘎尔却和雪鸡似地蹲在雪山顶上，放牛，放羊，放马。长长的夏季三个月，丹曾嘉穆索家的铜锅里，盛满了牛奶。岗嘎尔却和布谷鸟一起，渴求着天上的雨水。长长的秋季三个月，丹曾嘉穆索家粮仓发了霉。岗嘎尔

① 尕，青海方言，小的意思。

却饿得和山雀一起，争抢着林棵里的黑刺蛋充饥。……

岗嘎尔在苦难中长大了，岗嘎尔在风雨中成人了。

当他放牧时，躺在草地上，往往，他会头枕着手臂，仰望着蓝天流云，遥望着冰雪皑皑的玛沁雪山，思索着人生的一些问题：辽阔丰美的贡布仓草原，为什么处处是饥馑贫穷？贫苦牧民和塔娃们，为什么如坠鬼域？丹曾嘉穆索为什么会成为大千户？放牧人为什么没有一只牛羊？而不放牧的人，为什么又能成为百万富翁？

想着，想着，他疑惑了起来：人人都说天上有菩萨，菩萨怎么偏偏看不到奴隶们所受的苦难，莫非，他也受了丹曾嘉穆索家的贿赂？也许，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想着，想着，他模模糊糊地觉得丹曾嘉穆索和他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就象生长在同一块地里的黑燕麦^①和青稞。

一九三二年五月间，春风吹开了多曲河，也荡绿了贡布仓草滩。贫苦牧民和奴隶们眼巴巴的渴望着到了年底所有的母畜都能来个全产全活，以便交纳丹曾嘉穆索家的畜租，再换上一点青稞，因为每一顶牧民的黑牛毛帐房里的糌粑箱箱和装青稞的牛皮袋，都是空空的啊！

谁知，这一天，丹曾嘉穆索庄院里突地响起了一阵揪人心魂的海螺声和牛皮鼓声。

嘟——嘟嘟嘟——

咚——咚咚咚——

① 黑燕麦，青海高原长在农田里的一种杂草。

在海螺声和牛皮鼓声中，大管家更登耀武扬威地带着一伙仆从，扑到贫苦牧民们的帐房前边，扬胳膊蹬腿地声称：红科部落大千户伊沁旺杰侵占了贡布仓部落的草山，丹曾嘉穆索命令每家每户牧民，必须出人一个，出枪一支，出马一匹，出白洋十元，前去攻打、围剿。

闹纠纷，打冤家，对贫苦牧民们来讲，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呵！对立的双方，杀牛，宰羊，变卖财产，买枪，买马，买人；接着是赌咒，发誓，煨桑^①，念咒经；于是骑上马，扛上叉子枪，带着糌粑、酥油、烧茶的铜锅，整天整夜地在狂风呼啸的草山上，游弋示威。一旦发现了对方的行踪，寻找到一个战机，叉子枪一响，登时，双方就会相互扭绞成一团；而后，便是一场残酷的格杀。叉子枪声、马嘶声、粗野的人喊声、寒光闪闪的藏刀相击的铿锵声、悲惨的呼救声……，到最后，除过大鹰啄叼着亲人们的尸骨和遍地斑斑血迹，牧民们一无所获，而得利的却是牧主、头人。历史上，贡布仓部落和外部落打了多少次冤家！有多少无辜的贫苦牧民倒毙在这种盲目的争斗中呵！

嘟——嘟嘟嘟——

咚！咚咚咚咚……

海螺声声，鼓声阵阵，贡布仓部落，象一锅沸腾了的奶子：人喊，马嘶，狗吠，牛哞；打锣，敲鼓，念经，祈祷。死亡与恐怖，霎时笼罩在千里草原上空，威胁着每一个牧民和奴隶。

① 煨桑，藏民中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赌咒活动。一般都在设有“鄂博堆”的“鄂博山”上举行。举行时，点起大火，人们一面往火里扔着肉、糌粑、松枝等物，一面转着圈子，咒骂敌对的一方。

宁作嗒娃家的牛，不当头人家的狗。这一回，嗒娃和贫苦牧民们，可再也按捺不住愤恨了。他们决计要“罢战”，要反抗，要逃避。

于是，当夜里，他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纷纷来到鄂尔嘉阿婶的帐房里，商讨起对策。

“想想自己的家乡，再往别处射箭吧！”在乱哄哄的人群中，一个长得精壮的年青嗒娃，怒喝一声，愤慨地对大家说，“闹纠纷，打冤家，对咱们奴隶和贫苦牧民有什么好处呢？咱们赶快躲起来吧！反正打冤家也是白白地去送死！”说话的嗒娃是岗嘎尔的好友，名叫昂杰，年龄不过十五、六岁。

“对，躲起来！绝不能再做无辜的死魂了！”年青的奴隶们挥动着赤光光的臂膀，纷纷响应。

“慢，慢来！”突然一个长得十分剽悍的中年嗒娃，挤出人群，拦阻着奴隶们。“孩子们，可造反不得呀！”这位好心肠的嗒娃说，“长长的舌头照管不好，将会给圆圆的脑袋招来麻烦哩！牧主、头人，咱们可惹不起呵！”

这个剽悍的中年嗒娃名叫多吉泰，是昂杰的义父。他是在贡布仓部落贫苦牧民中享有威望的人，尤其是在反击马步芳匪徒“血洗”俄洛的战事中，他常常端着叉子枪，冲杀在最前面，素来就有“草原雄鹰”之称。但他对牧主、头人、千户、百户，却小心从事。在他看来，牧主、头人、千户、百户，不惹他们象是“佛”，惹了他们可就变成魔了。

“魔也罢，佛也罢，谁也擦不掉额头上的皱纹，谁也平息不了咱们的义愤。跑吧！”不顾义父的拦阻，昂杰再次怒冲冲地向牧民们召唤道，“穷嗒娃们！说什么我们再也不能白白地去

送命了！快快躲起来吧！”

正当奴隶们喧嚷嚷嚷，议论着要反抗，要逃跑，要果断地拿出决策的时候，突然之间，年青奴隶岗嘎尔气喘吁吁地闯进了帐房。

原来，这一次，红科部落并未发起战争要争抢贡布仓部落的草山；而是大千户丹曾嘉穆索觊觎着那块被双方争夺了几十年的游牧地——尕海滩，蓄意造谣惑众，煽动牧民去为他卖命打冤家，抢占更多更大的牧场。岗嘎尔得知了事情的真相，特意偷偷地跑来向牧民们报告。当下，牧民们恍然大悟，“哄”地一下，便象冲出栅栏的马群，连夜逃得无影无踪，躲过了这一场械斗。然而岗嘎尔却因为给牧民们通风报信，第二天一早，就被大千户他们，拴在庄院后院的一根刑柱上，遭受着人间罕见的酷刑。

“说！快说！牧民们都跑到哪里去了？”丹曾嘉穆索咆哮如雷，一面恶狠狠地逼视着岗嘎尔，进行审问，一面喝令打手们，用皮鞭拷打、上刑。

岗嘎尔的双手，他那赤铜色的上身，他那裸露在破旱獭皮裤外的两条油光光的黑腿，被打手们用牛皮绳捆得紧梆梆的，贴在刑柱子上。为了防备他反抗，逃走，他的鼻孔上还被穿上了一条筷子般粗的钢丝，钢丝染着鲜红的血迹，耷拉到地下，拴在一个距离刑柱不远的铁橛子上。两天两夜来，他被皮鞭抽打了无数次，遍身的皮肉落满了紫红色的新伤旧痕。

两天两夜来，有多少年老的没有逃掉的牧民和奴隶们跑到丹曾嘉穆索的庄院前，来替岗嘎尔讨饶求情。为了得到大千户的宽恕，鄂尔嘉竟在庄院前央求了整整两天。但是，丹曾

嘉穆索毫予以理睬。

第三天，为了打黄牛震黑牛，丹曾嘉穆索下令叫庄院里的奴仆们都来观刑。

“怎么样？”丹曾嘉穆索对岗嘎尔阴阴一笑说，“两天两夜了，你总该知道我的皮鞭不是酥油糌粑捏的了吧？”

岗嘎尔没有答言，只是愤怒地瞪了瞪丹曾嘉穆索，把头扭向了一边。他脸上显现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神情，足以使丹曾嘉穆索心惊胆寒。

“啊，怎么？……”丹曾嘉穆索一顿，气怒地说，“说你漂亮，你脸洗了又洗；说你身高，你脚抬了又抬；你还敢这样强硬，啊！嗯？”喝着，他扬起了手中的佛珠，就要朝岗嘎尔迎面打去，这时间，只见一个仆从，急匆匆地走进了后院。

“大千户！”那仆从怯诺诺地报道，“根据你的旨令，牛，拉来了，拴在了前院里。”

“大，还是小？”丹曾嘉穆索放下手臂，转过肥胖的身子，恶狠狠地问道。

“不大，可也不小。”那仆从说，“再合适不过了。”

“噢，好，好，好好！”丹曾嘉穆索威严地应诺着，一张牛肝色面孔，慢慢地浮起了一层冰冷的微笑。他略一思考，蓦地拉长了脸，手臂一扬，伺候在四下里的打手们，顿时便把拴在前院的那头牦牛，拉进了后院，接着用绳子一绊，放倒在地上。片刻，又见一个打手，提着尺来长的一把钢刀，走近牦牛。只听噗哧一声，牦牛的宽厚脖颈，便被割断了。

围拢在一边观刑的奴仆们吓坏了，但岗嘎尔却毫无惧色，他明白丹曾嘉穆索叫人杀牦牛的用意，但他已横下了一条心，

死不乞求，不祷告，脸上浮现一丝冷笑。

“笑，我叫你笑！”丹曾嘉穆索暴怒道，“我要亲手把热牛皮缝包在你的身上，再放到山顶让太阳暴晒，让大风吹刮，不用两天工夫，那就会活活地把你拘死，拘得象干死的老鼠一般大小，到那时，我再让你笑！”说着，他高高地扬起手臂，正要下令用热牛皮缝包岗嘎尔，这时候，就听有人大喊一声“且慢！”接着，就见那人从庭院的阶台上，来到了刑柱子一边。这人是丹曾嘉穆索的大管家更登，约摸三十五岁光景。他，大牙、方脑袋、黑麻脸，一个高大的鼻子几乎占去了整个脸盘的三分之一，迎面碰上叫人都看不清他的面孔。他有着两只藏污纳垢的大耳朵，在右耳垂下，还吊着拳头般大的一个银耳环。他眼戴一副墨镜，目光骄傲，盛气凌人。从外形看，他是个典型的“粗人”，实际上，他是个很有心计的谋算者。所谓一张嘴，两根舌头，三个想法，四种做法。真是：一时猫脸，一时狗脸；一嘴蜜，一肚脓；阴险狡猾，诡计多端。他手里也拿着一串佛珠，不过，人们说，更登管家手里拿的玛尼^①，不是为着念经，而是当算盘打的。

更登来到岗嘎尔面前，他要使出哪样花招？奴仆们瞪大起疑惑的双眼，怔怔地看着。

“啊！大千户！你且慢发怒！”更登点点方脑袋，急急地滚转了两下绿眼珠子，突然命令奴仆们住手；并下令小管家，立即派人从草滩上把正在劳动的岗嘎尔阿爸尕布藏，砸上脚镣手铐押来。他说，尕布藏若不劝说岗嘎尔把逃跑人的地点讲

^① 玛尼，藏语，佛珠。

出来，他们父子就要一块儿被双双处死。

丹曾嘉穆索明白了大管家更登为什么要拦阻的原因，刹那间，他那有点迷惑表情的脸，立时浮现出一层笑容，心中暗暗佩服：更登，不愧是我的管家，他比我穿在身上的那件汗褡还贴肉贴心。嗯，就是这！就按他说下的这么办。

骑不住白唇野马，更难驾驭栗色野牛。当尕布藏从草滩上被押进后院，看到岗嘎尔又在受刑的惨景，心里面不觉又是一阵酸痛；无限深仇大恨的怒火，又在心底腾腾燃烧。这时候，莫讲劝说了，倘若他的手脚不套着铁链镣铐，他早已把丹曾嘉穆索的这所庄院打翻了。

“当父亲的没个儿子，就象老鹰折断了翅膀，尕布藏！”更登装做极为同情的样子，笑一笑，说道，“现在，到了你营救自己孩子的时候了！你想想，在咱们贡布仓部落，谁不靠着大千户的牛羊过日子呵！可你的岗嘎尔，竟敢诬蔑大千户，恶意造谣，蛊惑奴隶逃跑，这不翻了天吗？咱们的大千户，是那种把别人的眼睛抠下来，安到自己脸上的人吗？嗯？”稍停，更登又说：“现在，大千户要恩赐你，让你重见天日，也会恩赐岗嘎尔；不过，你得把岗嘎尔劝说劝说，让他说出人们逃走的地方！”

“啊哈！劝说他？”尕布藏蔑视的掉转过头去，显示出更为奇特的不驯。

渴死不喝沟渠里的水，饿死不吃泥塘边的草。思量了一会儿，尕布藏怒冲冲地说：“我的孩子说了几句话，你们就这样的残害他。你们欺压奴隶们几辈子了，该当受怎样的惩罚呢？嗯？”吼着，尕布藏向丹曾嘉穆索一步一顿地走去。

“好！我就劝说劝说他！”说着，趁其不备，尕布藏抡起带

着镣铐的双拳，一家伙就把对方打倒在庭院里的石板地上。

“啊！你，你，你们父子俩……”丹曾嘉穆索一面从地上往起滚爬，一面暴怒的满庭院呼嚎着。他那脖项里的青筋，这会儿，鼓胀得又粗又硬，仿佛皮肉下蠕动的是几条刚刚被翻出草皮的蚯蚓。他紧绷起羊粪蛋般的朶眼，瞪着朶布藏和岗嘎尔，恨不得一口就把他们父子俩，吞进他那颤抖抖的老母牛一般的肚皮里。

“毛驴驮不上金鞍子，朶日巴^①拴不在挡绳上。你们这些黑骨头，就是不能抬举。好，好，我叫你们父子俩嘴硬。来呀！”丹曾嘉穆索高声一喝，打手们立刻从四面八方，象蜂一般地围紧而来。

“用湿牛皮先把朶布藏缝包了！”丹曾嘉穆索歇斯底里地叫喊道，“不处死他们父子俩，我，我丹曾嘉穆索就不是个儿子娃^②！”

“哑！哑哑！”打手们一片声地应道。

打手们眼看就要动手了。这当儿，就见给丹曾嘉穆索驯马回来的多吉泰，急忙忙拨开人群，走向前来，大胆地替朶布藏求开了人情。

“大千户，阿个嘞嘞^③大千户！”他摊开双手，一片痴心地央求道，“在夏天的帐房里，烟和雾混合在一起。朶布藏再不好，他还是咱们贡布仓草原上的一个牧民，您的一个百姓、一

① 朶日巴，牦牛的一种，因体小、肉少，很叫牧人看不起。通常骂人下贱、坏，便拿它来比喻。

② 儿子娃，藏民的口头语，就是“大丈夫”“男子汉”的意思。

③ 阿个嘞嘞，藏语中的感叹词，通常用在央求他人办事的时候。

个奴隶。大千户，您就撒开缰绳，饶他这一回吧！”

“饶了他？哼！早晨拿料喂马，下午就用脚踢着报答。尕布藏是个感恩戴德的人吗？”丹曾嘉穆索叫着，突然，他转转羊粪蛋般的尕眼，说：“啊！多吉泰！你是贡布仓草原上的雄鹰，我的驯马能手，牧人中的英雄，我看，就让你用湿牛皮来缝包尕布藏，拘死这个罪人吧！”

“好！还是大千户想的周到。”更登点点方脑袋，竭力地赞同道，“多吉泰不仅是贡布仓草原上的一只雄鹰，他还是咱们部落里的一位最优秀、最手巧的皮匠；经他缝包的牛皮，针脚小，结实牢靠，还绝不会开缝。依我看，叫他缝包罪人，也是最可靠的……”

多吉泰心头悸跳，脸色骤变，象当头挨了狠狠的一棍。阿哉哉^①！他断断没有料到丹曾嘉穆索和更登，居然会使出这样残忍的手段。

他气愤愤的几乎咬断了牙根，咬破了嘴唇，他想：阿咪咪^②！叫我来缝包湿牛皮，叫我来做拘死我好友的刽子手？啊啊！倘若我这样做了，俄洛大大小小雪山上的神，能饶恕我吗？但他转而一想，如若他不执行这一旨令，又将遭到什么下场呢？说不定，两个人都要被缝包在牛皮里的吧？可是，如若他缝了呢？嗒娃和牧民们又将怎样的对待他、诅咒他呢？

“啊，多吉泰！你应诺吗？你没勇气吗？大走马怎么反倒学起尕毛驴的走法，忸怩起来了？”大管家更登催逼了起来。

霎时，庄院里鸦雀无声，听不到任何声息。奴仆们无数双

① 阿哉哉，藏语，受了疼痛时的一种惊叹词，类似汉语中的“唉哟哟”。

② 阿咪咪，藏语，惊叹词，类似汉语中的“啊呀”。

的眼睛，都死盯盯地集中在多吉泰身上。无数道疑惑的目光，都投射到他那张已经变得惨白惨白的面孔上。奴仆们想，虎走到天边吃肉，狗走到天边吃屎；多吉泰是只虎，这样的命令，他是断然不会答应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刑法，他也至死不会执行的。

“啊，多吉泰！你倒是答应不答应，嗯？你变成哑巴了吗？你变成一头聋了耳朵的老牦牛了吗？说啊，答应不答应？”丹曾嘉穆索狠狠地逼迫着。

多吉泰心头又是一阵狂跳，仍不言语。他两眼痴楞楞地瞪着前方，目光无力而又无神。那刚毅剽悍的神情消逝了，那雄威英勇的气质失落了，就象他身旁捆绑着岗嘎尔的那根刑柱子，一时间，他木呆呆地竟没有一点儿生命的气息。

“说啊！你这个哑巴！你这头聋了耳朵的老牦牛！”丹曾嘉穆索再一次地催逼。

“好，我缝！我——缝——！”突然间，多吉泰抬起了头，象下了决心，拚死命的一声大喊，又扯起沙哑了的嗓子，压抑不住满腔愤怒，“啊啍啍……”的一声长嚎，拿起针线，一步一颠地走到了尕布藏跟前，颤抖的手刚要缝包，只见尕布藏那双愤怒的眼睛，朝他眨巴了两下，若有所求，好象要对他讲点什么，但又急忙把头扭到一边，那神情似无可奈何。

“别缝呵，多吉泰！”有的奴仆大声哭喊，有的已泣不成声。

多吉泰突然仰起了头，对着长空，对着那灰暗的长空，那凄风呼啸的长空，愤慨地喊了一句：“让俄洛的神佛都来保佑吧！”就绝然地弯下腰去。当他刚刚举起右手，向湿牛皮戳下了最后一针，忽然间，在他身后爆响起了一声凄厉的大喊：